

鄂华写实文学集

● 时代文艺出版社



鄂华写实文学集

鄂华写实文学集

鄂 华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5插页
(长春市人民大街170号) 430 000字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 000册

ISBN 7-5387-0305-5/I·783

定价:15.00元

目 录

001	58.12.	巴吉垒	巴吉垒上诗赛会
016	60.12.	德惠	扬场记
031	64.2.	辽源	今歌昔泪
048	64.9.	汽车城	我们正年轻
063	73.3.	四平	不褪色的红旗
083	73.6.	怀德	三道圈之歌
103	73.8.	北京	苇沙河的怀念
126	74.1.	榆树	在烈士的家乡
139	80.2.	长春	又为斯民哭健儿
165	83.1.	成都	阴影将在正午消逝
195	83.12.	新立屯	魔鬼队的覆灭
253	84.7.	烟台	一个人和一座矿
279	89.3.	深圳	世纪之战
319	89.5.	延边	他看见了海
336	63.10.	集安	呼龙哨记闻
421	93.7.	珞珈山	他和世纪同样辉煌
479	95.10.	松花湖	辉发河水天上来
508	91.8.	巴尔脑尔	鄂毕河上的一天
523	91.8.	莫斯科	红场沉思录
535	95.6.	辛辛那提	美国的高速公路与公民 的纳税意识
544	95.7.	悉尼	悉尼歌剧院, 一个飞向 未来的梦
564	95.11.		编者后记

巴吉垒上诗赛会

“势若江海气如虹，
万众歌声一代风。
羡煞谪仙惊杜老，
风流人物数工农。”

巴吉垒，象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出现在文化革命的汹涌狂澜里。人们骄傲地不疲倦地谈着它，象谈着一个奇迹，一个神话。

这个昨天还是一穷二白的长满青草的荒甸子，经历了不平凡的春夏秋三季苦战，已经彻底地改变了面貌，取得了生产上文化上的双面大丰收。今天，人们已经骄傲地把这个地方叫做“诗歌乡”。

12月12日，巴乡的人们在自己美丽的家园门前，迎接了一批难得到此的客人，从吉林省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一个平常的也是不平常的夜，俱乐部里闪烁着壁炉的明亮的火光，荡漾着友谊的寒暄和笑语。主客们欢乐地聚会在一堂。这一夜，没有听见锣鼓与胡琴的声音，台上也没有吊起放映电影的幕布。然而人们仍象潮水一般地涌来。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

是什么力量，象一块巨大的磁铁，把人们从自己的家，吸

引到这里？你听到的将是这样一个闪耀着浪漫光彩的回答“赛诗会！”这三个字，对于农民们来说，昨天还是那么神秘，陌生，不可思议。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份。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做为一个旁观者和听众，而是做为一个诗人，要在晚会上各显神通，比试诗才。既然生活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篇，为什么这些生活的创造者不能成为一个诗人？

相反地，倒是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成了这个晚会的真诚的听众。然而谁又能说：在我们中间不会有一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人更好，就让他在这个会上听一听吧！

大会的主席，公社党委宣传部长高崇谦同志，用充满激情的四句诗，做为大会的开会辞：

“东风吹来遍地春，

火热心情迎贵宾。

人人吟诗同欢叙，

表表革命一片心”。

友谊的诗句象一把火，烧起了每个人心里的热情。千首诗人韩玉书，贫农出身的女队长，四个孩子的妈妈，激动地献出了第一首诗：

“俱乐部里闹的欢，

人人唱歌写诗篇，

欢迎贵宾来指导，

文化卫星飞上天。”

公社文教部的孙兴珍，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女孩子，不甘示弱地接上来，一口气唱出了两首：

“好酒要用好瓶装，

好歌要逢喜事唱，

迎接贵宾心里乐，

人人都想唱一唱。”

“幸福秧开幸福花，
革命友谊结鲜花。
文化革命要完成，
人人争当文艺家。”

女社员张文秀脸孔通红地念出了她朴素的诗句：

“北风吹来透骨凉，
众位贵宾到巴乡。
大家同把诗来做，
我们做梦没敢想。”

这时，在会场的角落里，一个浑厚的嗓音响了起来：

“人人都当文武郎，
有说有唱有文章。
个个都把诗歌唱，
巴吉垒上好风光。”

这是我们的农民诗人宗宏奎，只念过一年书的扛大活出身的孩子，农业社的大车老板、劳动模范。关于他的事迹，早已在全县流传。他曾经在十七里的送公粮道上，唱了一路诗歌。

公社社报的刘兴全，这位生活在农民中间的记者和诗人，念出了他感情充沛形象鲜明的诗章：

“彩旗迎风飘又飘，
鸽子就把橄榄刁。
万里和风送喜信，
无数诗人逞英豪。”

接着，十二岁的孩子张耀宗唱道：

“贵宾满座客满堂，

今日光临到巴乡。
带来干劲似烈火，
我祝叔叔身健康。”

友谊的诗句，象一阵五彩缤纷的诗雨，降落在会场每个人的心头。在这温暖的诗的海洋里，客人们心房跳动，眼角润湿。是感动也是兴奋。在这些中间，有作家，有诗人，有作曲家，有演员，然而眼前却没有一个人想出了可以和农民们的诗相比的形象鲜活的诗句。用什么来回答呢？大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地感到：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天才！长影女演员武予梅感慨地朗诵道：

“我自长影来，
登上比诗台。
一句一流汗，
方知己无才”。

而长影演员刘博更用他十几行的诗道出了每个人的心里话：

“开会开了千百遍，
参加诗会头一天。
诗花乘得东风开，
工农大步登诗坛。
农民识字并不多，
写起诗来快如电。
我想写上两句诗，
憋的满头直冒汗。
写诗不在文化高，
感情深厚就能好。
我和农民一比较，

更觉感情太重要，
赛诗会上把心表，
要向农民学到老。”

社员徐建民站了起来，他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了全场的大笑：“几千年来我也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而他充满友情的诗，又博得了一阵掌声：

“省县来了参观团，
互相见面心喜欢。
见了我们多亲近，
知心话儿说不完。”

他的诗刚完，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老朽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会场又大笑起来。原来这是七十五岁的老贫农杨云林，自修成功的农民画家。他已经有50年没有摸自己的画笔。而今天，在这东风催雨，百花争发的时代里，他重新又提起了笔，在巴吉垒乡粉白的墙上，画下了无数绚丽的图画。而在这个会上，他也唱出了自己的心曲：

“多年古树又逢春，
欢迎大会美精神。
保守思想全打掉，
我老汉要比年青人。”

当大家笑过以后，一个更深的感触敲动了每个人的心。是的，难道不真是这样，几千年几万年哪里开过这样的会？省委宣传部宋振庭同志感慨地说：“仔细一想，我自己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吗？而以前谁又会想到，第一个赛诗会不是在诗人中间，也不是在教授中间，而是在农民中间开的呢？”

这样的奇迹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用智慧的东风摧开了人民闭锁的心灵？唤醒了他们身上沉睡了几千年的天才和信心？一

位农民诗人，在会场中用自己的诗回答了这个问题：

“过去农民不识字，
今天提笔写诗篇。
只因文化翻了身，
砸开千年穷锁链。”

他的歌声刚落下去，会场里每个角落都响起了“我来一首”的喊声。在这样的时候，谁还能分得清哪首诗是谁唱的呢？动人的诗一首接着一首，赛诗大会顷刻间进入了炽热的高潮。这时候，不但是用笔记不下来，就是用耳朵也听不过来。而且又都是一些多么纯朴感人的诗篇啊！随手拈来几首，都能使我们反复吟味不尽：

“葵花葵花金子黄，
朵朵开放向太阳。
葵花就是万人心啊！
新生活光芒万年长。”

“天上无云难下雨，
地下无土难扎根。
农民没有新中国，
砸断骨头难翻身。”

“鸟靠树林鱼靠塘，
百花开放靠太阳。
幸福生活哪里来？
人人欢歌唱解放。”

“万朵鲜花朵朵开，

朵朵都是我们栽。
永远不忘勤劳动，
幸福生活早日来。”

“根连枝来枝连根，
工人农民一条心。
海枯石烂心不变，
千年万载不离分。”

而在这竞相开放的朵朵心花中间，人们最难忘记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用她那童稚的清亮动人的声音，高声唱出的这样四句：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妈。
没有新中国，
哪有家和妈？”

• • •

“口唱山歌手摇鞭，
心甜如蜜耙地欢。
鞭儿扫落满天星，
耙齿切平万重山。”

“星星万颗照天宫，
男男女女是英雄。
用刀割去了天边月，
双手抓出来太阳红。”

这是农民诗人宗宏奎与社员王振海在赛诗会上赛上了。当王振海唱出了第一首，宗宏奎马上唱出了第二首。他们唱的只是他们自己平常的劳动。然而诗句带给我们的，却是优美的意境，宏伟的气魄。听了这，谁能说劳动不是诗？谁能说农民不是诗人？有的人衷心赞佩，有的人惊奇诧异。然而这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劳动本来有诗章，
万颗明珠土内埋。
一经东风春雨后，
满园绿草百花开。”

宋振庭感慨地写下的诗句，说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劳动本来有诗章”。是的，对于弯弯的夜月，清晨的太阳，谁更有权利来歌颂呢？是起五更爬半夜的劳动农民？还是睡到晌午才起床的多情诗人？“鞭儿扫落满天星”，“双手抓出来太阳红”，多么美而健康的诗句。也许是我们从来没有读过的。在它们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在场的文艺工作者都禁不住想了许许多多。

而农民的诗人们，一接触到劳动的主题，骄傲和自豪就翻腾在他们心窝，豪迈的诗章滔滔不绝地唱了下去：

“巴乡人民意志坚，
填平大海推倒山，
一锹挖倒金銮殿，
要把地球翻几翻。”（女社员李秀英）

“人欢笑，马嘶叫，
三星东起月西掉。
地头垄尾象白天，
不眠夜灯遍地照。

为了明年多打粮，
谁也不愿多睡觉。”（社员薛洪义）

“摇钱树，两个桠，
一个桠上五个杈。
摇一摇，开金花，
要吃要穿都靠它。
这棵树，哪里有？
就是我们两只手。”（女社员韩玉书）

“钢刀往身扎，
去把龙皮扒，
龙王怕疼痛，
献酒浇庄稼。”（社员徐建民打井诗）

“青山绿水甲天下，
社里景色象幅画。
我们劳动在画中，
画中粉墙还有画”（社员张树学）

劳动给诗歌带来了灵魂，而诗歌又给劳动添上了幻想的翅膀，向着一个更高更美好的境界飞翔。

丰收，这是一个永远激动着农民们心弦的主题。饱含着劳动的艰辛与欢悦，焕发着未来的梦想与希望。当农民诗人宗宏奎唱出了第一支丰收的歌，马上在会场里赢得了热情的掌声：

“今年是个丰收年，
秋后粮食堆成山。
不知粮食打多少？
压得地球乱转转。”

赛诗会上又一个新的高潮开始形成了。宗的诗刚完，一个声音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
麦芒刺穿玉皇殿。
麦根扎到龙王府，
吸得东海波浪翻。”

果然，它博得了更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这也不算啥！听我的：

一根黄瓜不算长，
放它下海去飘洋。
这头已到南极洲，
那头还在北冰洋。”

也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刘兴权满意地坐下去。

“听我的！”宣传部长高崇谦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情：

“地翻三尺产量高，
一颗玉米穿云霄，
云彩拴着玉米腰，
吓得月亮弯弯腰。
不是人们长得小，
而是玉米长天高。
顺着梯子爬上去，
半月才到玉米腰。”

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农民叫起来：

“别忙！我也来一个：

“玉米棒大世间罕，
一穗足有两丈三，
八人只能抬一穗，
还得一步一换肩。”

“想的好！”不知是谁喊道。

“好的还在后头，听我的！”小学教师孙亚东跳到台前：

“一棵稻子有天高，
一颗稻粒两人挑。
稻壳足有一尺厚，
做只大船海里飘。”

他的话刚完，还没等大伙鼓掌，供销部的售货员张志华跳了起来：

“商店搞竞赛，
品种要齐全。
今年奇迹多，
肥猪能驾辕。
要买猪缰绳，
难坏售货员。”

会场哄地一声笑开了，“给猪买缰绳，真叫他想绝了！”

粮食所的张洪荣，一个羞怯的姑娘，也忘记了害羞，站起来唱道：

“大粮堆，象太山，
又高又大顶破天。
火车上去走五月，
火箭经过得一天。”

这一场激烈的诗赛，终于难分难解，不分上下。正是：

“百花园里百花红，
朵朵鲜花总不同。
绝色难分丑与妍，
共向人间舞东风”。

• • •

赛诗会，这是诗的熔炉。高崇让同志的诗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全省诗人会一堂，
火热熔炉炼诗章。
人人进得此炉内，
炼成诗才唱家乡。”

在这座熔炉里，人的情感在沸腾，在升华。一股奇异的力量，在每个人心头汹涌、澎湃、要求表达。是崇高的意境；是优美的情怀；难道这就是灵感？而它也就马上抓住了民歌的旋律优美的外衣，一首又一首的新诗，象泉涌一般地从每个人的心里淌出。在这里，甚至从来没有做过诗的人，也突然发现自己信口吐出的都是优美的诗句。

刘中，张先程，王纯信，代表团中三个年青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火热的熔炉里，都禁不住诗情奔放。他们三个人同时地站了起来。怎么办？谁先来呢？既然是在赛诗会上相逢，那么就不妨三个人来比试比试！看谁的诗才更高？看谁向农民诗人学习得更好？

王纯信首先开炮：

“我的胆量本来大，
一提写诗就害怕。

社员一写几百首，
我是拿笔瞎划拉。”

张先程紧紧跟上

“别人做诗不费工，
我一作诗就发懵。
明知会上赛不了，
甘愿当个小学生。”

该刘中的了：

“巴吉垒尽出新事情，诗歌壁画碰眼睛……”
大伙笑了起来。原来是一段短短的山东快书。
王纯信再来一首，嘿！一首诙谐而有趣的瘸腿诗：

“我从街上过，
壁画一个个，
宋部长看的直劲乐，
不错！”

张先程也不示弱：

“巴吉垒乡不得了，
文化普及普的好！
吟诗画画人人搞，
不少！”

刘中对这一形式更是内行：

“来到巴吉垒，
一步一拍腿，
看完壁画叭哒嘴，
好美！”

这首诗博得了满屋的欢笑和掌声。又该王纯信了：

“巴吉垒乡男和女，